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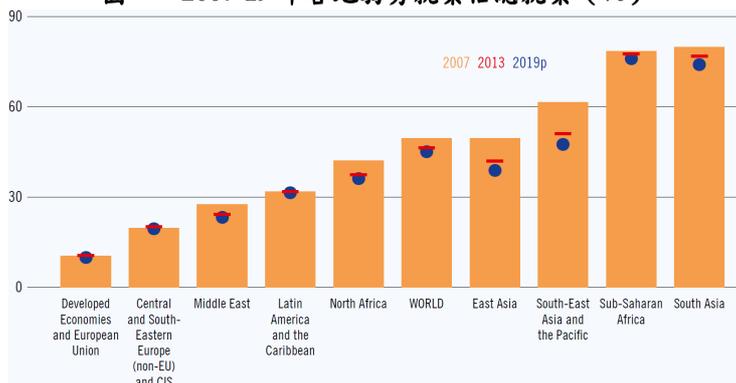
《信報》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勞工影響視情景 盛衰之下不對稱

上週從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的報告中看過就業受眾多因素影響，今文繼續探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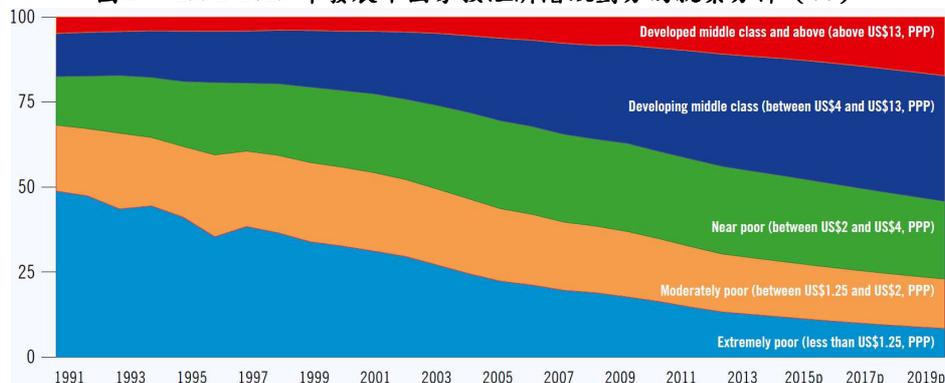
在勞工市場中，ILO、世銀及聯合國等有一弱勢「就業」（vulnerable employment）分類，包括自僱人士及家庭主婦（夫）。在美國，後者不屬於勞動人口，即既非失業，亦非就業。上週看過全球勞動參與率均多年趨跌，這會否跟弱勢就業有關？如圖所見，ILO 預測全球弱勢就業由 2007 至 19 年將趨跌，尤以亞洲、北非、中東明顯【圖一】。這顯示新興市場的勞動參與率前景不太悲觀；反而已發展國家包括歐盟的情況則相反，弱勢就業預期微升。驟眼所見，數字有點跨國均勢回歸跡象：高的趨跌，低的趨升。

圖一：2007-19 年各地弱勢就業佔總就業（%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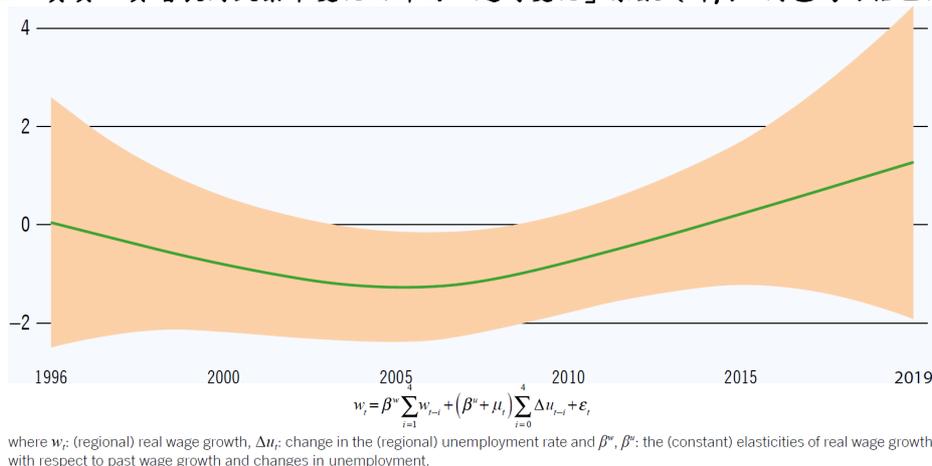
發展中國家有此預測，基礎之一是這些國家的就業階級有顯上移趨勢。廿多年前，一半就業人士處於極窮階層，即每日人均消費不多於 1.25 美元（2005 年購買力平價），但未來幾年則料將跌至少於一成，取而代之大增的為 4 至 13 美元之消費層【圖二】。

圖二：1991-2019 年發展中國家按經濟階級劃分的就業分佈（%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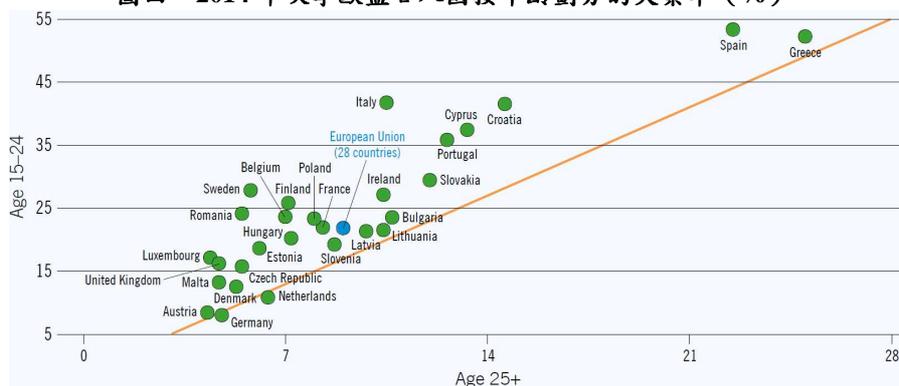
繼勞動參與率後，另一被視為就業並未真正復蘇的原因是儘管失業率已直線下跌，但工資增長仍慢。以隨時變化（time-varying）的回歸分析顯示，失業率與工資關係，不是恆常不變而是隨時而變的。系數所見，廿年前兩者幾乎無關；到2005年好景時，失業率跌最能帶動工資上升；但及至近年兩者關係又再重返零【圖三】。按趨勢預測，未來幾年兩者關係竟由負轉正，即失業率愈跌工資卻不升反跌！須知工資已是實質計，故此隨時而變應跟通脹無關。其所反映的，應是勞工價量以外（exogenous）的轉變。

圖三：實質工資增長對失業率變化回歸的「隨時變化」系數（即 μ ，肉色為可信區間）



到底有什麼轉變，可從價量關係以外角度找線索。其中一個工資谷不起的原因，是廉價勞工大舉湧現，而廉價勞工又與青年就業密不可分。歐盟廿八國去年數據顯示，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普遍逾兩倍於25歲或以上的，而無論失業率高低亦有此現象【圖四，橙線為兩倍分水嶺】。既然青年勞工供應源源不絕，工資增長自然難以快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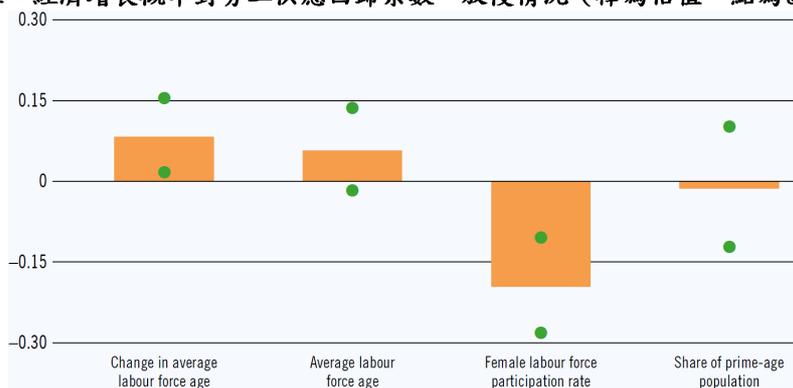
圖四：2014年次季歐盟廿八國按年齡劃分的失業率（%）



經濟好壞絕對會影響勞工市場，但反過來說，勞工市場好壞又對經濟影響如何呢？做法是起個probit model，看看一些勞工因素及其他因素會否導致衰退；模型概念源自Barry Eichengreen早年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成因，分別只是這裏的分析加上勞工因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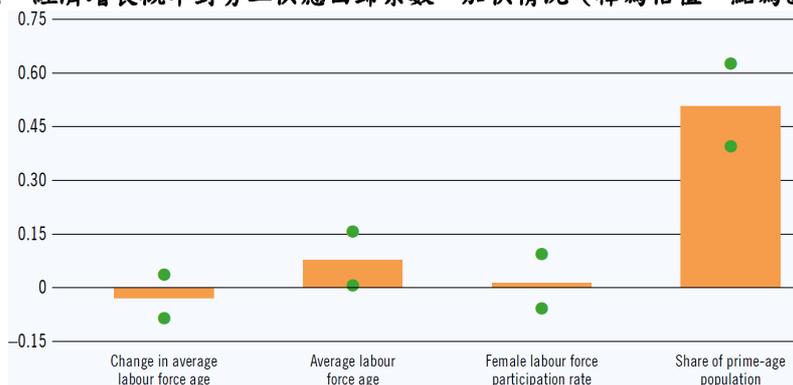
有何發現？ILO 研究四個有可能影響經濟的勞工因素，包括：勞動人口年齡變化、勞動人口年齡、女性勞動參與率、以及處於工作黃金年齡（25至54歲）的人口比例。另外，分析也拆開好景、逆景兩情況做，而結果亦真的盛衰不對稱。在逆景的日子裏，勞動人口年齡趨升確有導致衰退，但勞動人口年齡本身及黃金年齡人口比例則無影響【圖五，若兩綠點包含零線即不統計顯著】。但若女性勞動參與率高，則可抗逆衰退。

圖五：經濟增長概率對勞工供應回歸係數，放慢情況（棒為估值，點為區間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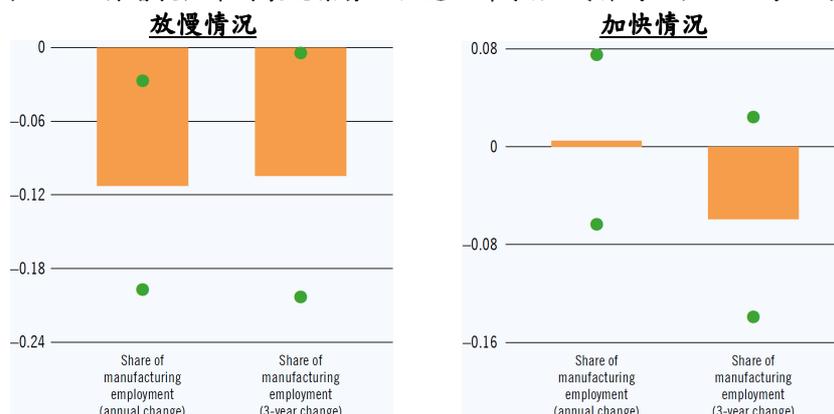
要是在好景日子如現在般，加速經濟的因素則相反：勞動人口年齡（而非其變化）及黃金年齡人口比例的上升均利經濟，尤以後者較為顯著【圖六】。換言之在好景時，壯年人口多且較集中於稍年長的，可看高一線。其實約廿年前，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。從這兩套不對稱的結果可見，好景時要避免衰退，靠的是人口年齡及比例等靜態因素，但在逆景時要走出衰退，則要靠勞動人口年輕化及女性參與增加等動態因素來帶動。

圖六：經濟增長概率對勞工供應回歸係數，加快情況（棒為估值，點為區間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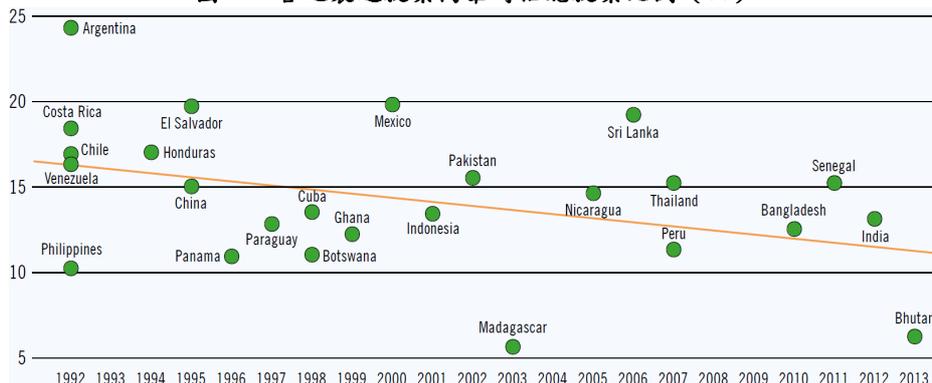
類似的分析若換上製造業人口比例作為因素，亦可見到不對稱的結果。觀圖所見，在逆景日子裏，製造業人口佔比愈多，衰退的機會便愈低；不過相反，在好景日子裏，製造業人口佔比對衰退與否並無顯著關係【圖七】。近年不少新興國家都搞產業升級，即「去工業化」。觀乎這個結果，在好景時無問題，但逆景時製造業佔比低卻不利的。美國也有這個趨勢：由戰後至今六十餘年，製造業人口佔比由兩成半跌至不足一成。

圖七：經濟增長概率對製造業勞工供應回歸係數，(棒為估值，點為區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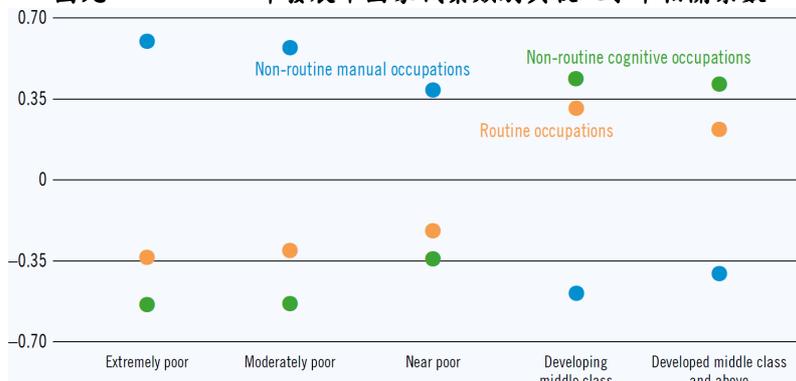


固然，這個現象倒也不限美國。從 1992 年起至今所見，新興市場在這段時期內，製造業就業達高峯的年份時的佔比，廿餘年來皆在趨跌【圖八】。只計由 2007 年至今，製造業就業人口比例見頂的國家，其比例已在一成半或以下，或許這些都是科技普及、生產力提昇的結果；當然，副作用是同一生產所用的人可大減。服務業則無此現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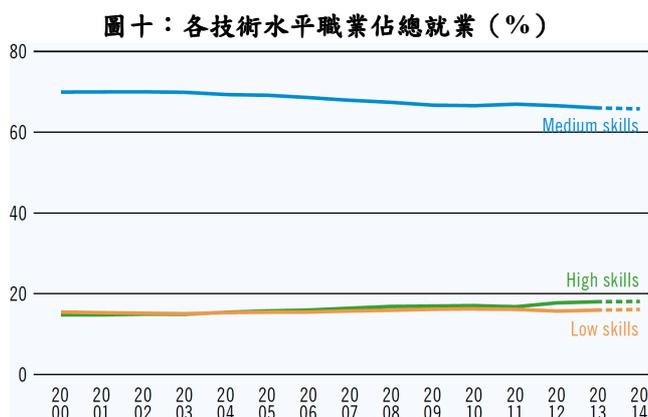
圖八：各地製造就業高峯時佔總就業比例 (%)



圖九：1991-2013 年發展中國家職業類別與收入水平相關係數



另一直觀的相關分析所見，由最窮邁向發展國家的過程當中，食力的職位比例減，而食腦及常規職位比例增【圖九】。這食力/食腦趨勢大概對應製造/非製造業人口比例，而這亦對應於職業上的中、高技術水平之此消彼長，儘管低技術的變動不大【圖十】。



今文所見，一些近年熱議的就業現象如參與率跌、工資增長低等，背後影響複雜。從價量關係的不穩（隨時而變）出發，發現勞動人口的年齡及性別乃至產業結構因素，跟經濟皆有着不對稱的關係。這些皆是勞工價、量框架以外的因素。當這些因素在變，且盛衰不對稱時，經濟展望便不簡單了。單見參與率跌、工資增長低便揚言經濟仍弱，顯然把問題簡單化了。

參考：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(2015), *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: Trends 2015*.

羅家聰
環球金融市場部